

第一节 够了，真的够了

阿旺把多尔告上了法庭。在开庭之前，双扬很是紧张。多尔是双扬的希望，在她的心中，多尔就是来家的希望。双久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其他什么很大的出息了，双扬把来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多尔的身上，而这孩子从来都很争气。现在多尔面临着法庭的审判，弄不好一辈子全毁在这件事情上了。双扬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为多尔争取到一个较好的结果。

夜里，双扬手中提着礼品，一路找着来到了李法官家。她按响了门铃，一个中年妇女打开了门，打量着双扬，知道双扬是要找李法官后，她说：“.....有事明天你去办公室找他好吗？”双扬恳切地说：“大姐，你就让我进去吧，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好几趟，知道他今天从外地刚出差回来.....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李法官.....”

中年妇女这才颇为无奈地打开门。李法官刚回到家，看到双扬时正在吃面条，说：“对不起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你是为了谁的案子？”双扬说：“我是来金多尔的大姑。”

李法官想起来了：“哦，多尔的杀人案，这个案子还在调查啊。”

双扬说：“不管怎么调查，也是人命案.....但是李法官，多尔他平时真是一个好孩子.....”说着眼圈红了。

李法官说：“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多尔的案情也不复杂。”

双扬担心地说：“可是他这个情况，能轻判吗？”

李法官说：“这事我不能答复你，因为办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双扬急了：“可是您是主审法官啊.....我听说，我听说.....”

李法官问：“你听说什么？”

双扬说：“李法官，我听说现在减一年的刑是十万元，我想把家里的祖屋卖了.....至少也能给多尔减十年刑吧。”

李法官正气浩然地说：“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种民间说法？那不等于说钱大于法了吗？你看上去是个明白人，不要相信这些谣传。多尔未满十八岁，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我们会本着教育他的前题对他进行判决，可他毕竟是杀了人，而且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怎么可能用钱摆平这件事呢？”正说着，门铃响起，又有当事人家属找到家里来了。双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可是.....”

李法官起身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法律也是公正的，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到方浇面面的因素，把这个案子处理得公平、公正.....这些东西你拿回去，说句老实话，不收你的礼，我还能帮你说上话.....以后千万不要拿东西来了.....”

双扬只好告辞离去。

官司打不打、怎么打，是一件不容易办的事情。小金和双元离了婚，自顾不暇，而双元从来就不是个干练的人，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得由双扬一手操持。

这天双扬和阿旺都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隔着桌子坐着，神情却不共戴天。律师让他们心平气和地谈谈，自己收拾文件夹走了。双扬和阿旺都沉默了片刻。双扬才说：“多尔杀人，那肯定是犯法的事，但你也不要狮子大开口。”阿旺说：“那我也不能白挨几刀啊，那我也找人砍他几刀，我保证一分钱也不要。”

双扬脱口而出：“无赖！”

阿旺气很盛，说：“谁是无赖？砍了人就想这么算了，你说谁是无赖？”

双扬无法和这种人心平气和：“我告诉你，你不要太黑了！多尔为何什么砍你，他已经告诉我了，我可以告你勾引良家妇女，还有你挑唆我哥哥撞车的事，我也可以随时向警方报案。”

阿旺说：“我跟小金甬管有什么事，那也是你情我愿，不犯法；至于你哥的事，那也是拔出萝卜连着泥，反正去撞车的人是他，他都不怕，我怕什么？”

双扬一听，气得七窍生烟。

阿旺说：“我劝你还是把钱给我老老实实送来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无论如何，双扬不愿意多尔被送上法庭，因为她清楚，这对于一个只有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一辈子就这样完了。双扬不愿意多尔完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来家的未来完了。

双扬必须满足阿旺的开价，才能保护多尔。她哪儿来这么多的钱呢？她只有靠老屋了。

双扬来到文化局文物处找到范国强。范国强猜到双扬的来意，十分高兴，说：“扬扬，你可是稀客啊，我从来就没想过，我这辈子还有事能帮上你.....说吧，什么事？”

双扬说：“上次你不是说有人想租我的房子吗？”

范国强眼前一亮：“是啊，你是不是想通了要把房子拿出来租啊？”

双扬说：“我想把房子卖掉。”

范国强很意外：“什么？卖掉？这房子不是你的命吗？谁提你跟谁急，怎么...”

双扬面有难色：“没办法，我急需一笔钱.....”

范国强赶紧答应：“行，我帮你去办这件事。”

就在双扬为多尔的事情愁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卓雄洲出现了。那天晚上，双瑗下班回家。她打开门疲惫地走进屋，简直惊呆了：卓雄洲坐在桌前，微笑地看着她，说：“我发现钥匙还在花盆底下.....”

双瑗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你什么时候来的？进来的时候没人看见你吧？”

卓雄洲表情很放松：“我现在已经不怕别人看见了，我没事了。”

双瑗喜出望外：“真的？那太好了！可是……这怎么可能？”

卓雄洲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次我很幸运，终于在菲律宾找到了那个可以让事件真相大白的人。说到底，双瑗，感谢你那天去网吧帮我找到了资料...”

双瑗说：“还说这些干什么？你见到扬扬了吗？”

听到双扬的名字，卓雄洲心里一颤，说：“还没有...”

双瑗急切地说：“那我陪你去找她。”

卓雄洲犹豫着说：“我不知道见到她该说什么，我想我跟她的一切，可能都结束了...”

双瑗吃惊地说：“你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扬扬想你都快想疯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晚上都住在这间房子里，为的是你有千万分之一的希望可能从天而降... 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想一定是误会。”

卓雄洲一言难尽地说：“双瑗，有很多事情你并不了解...”

双瑗却说：“我了解，我什么都了解！走，你一定要跟我走。”

卓雄洲说：“可是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

双瑗说：“你无非就是谢谢我，我知道了。”

卓雄洲说：“可是那天我来，你却...”

双瑗愣住了，半天才说：“... 我至今也觉得奇怪... 难道那天是你救了我？”

这时的双扬还是照常在吉庆街上卖着鸭脖子，忙于应付顾客，说着：“你不是验尸官吧？哪有你这么挑的？”双瑗跑了过来：“扬扬，你看谁来了？”双扬头都不抬：“别吵别吵，你没看我正忙着吗？”说着还是一瞥，整个人全愣了：卓雄洲就站在她的面前望着她，眼中似有些许陌生。

他们能说什么呢？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相互之间也有时无法解释和冰销的误会，一切都仿佛变了，如何才能回到从前？什么又才能是他们的将来？

卓雄洲尽量在恢复着他的生活，但他已经不能完全回到过去了。他的办公室还是那一间，他的秘书还是那一个，他在公司的职位也还没有变，但一切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回到了美国。当卓雄洲看到秘书交给他的有妻子签名的协议书时，不由得神色黯然。

双扬呢？她还有当务之急——多尔的事情需要处理。她把律师请到自己的饭店招待，希望和律师商量出什么办法，双扬热情地招待着律师，陪着他喝酒吃菜，说：“让你东奔西跑的，我也过意不去...” 律师说：“这是我份内的事嘛，当事人

那边我已经谈好了，你也知道，他就是要钱，我说你要钱也要得合理，否则我们这边听从判决，反正是公诉的案子，不可能私了，就算多判了两年，也可以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开始他还很激动，后来被我说服了，而且保证拿到钱之后，不会死咬住这件事不放...”

双扬说：“行，我会尽快把钱筹集好。”

律师说：“那我就起草文件了。”

卓雄洲在双扬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尽管双扬焦头烂额地为多尔筹钱，心疼不已地要卖掉老屋，但是她还是同时想办法要和卓雄洲恢复从前的感觉。也许故地重游会让他们之间消除误会和由此而产生的陌生吧，双扬这样想，于是就约卓雄洲到雨天湖渡假村去。卓雄洲没有拒绝，但也没有高兴和兴奋。

去渡假村的那一天正好是一个雨天，奥迪车在路上开着，驾驶室里，刮雨器单调地响着，卓雄洲开着车，双扬坐在他的身边说：“我觉得雨天湖渡假村还是下雨天去比较好，特别有情调...”卓雄洲没有说话，只是开车。双扬又说：“现在可不比当年了，如果不提前预订房间，别说周末，就是平时也是客满。可见现在的人都很重视享受...”

双扬的话没说完，卓雄洲突然把车停在路边。双扬十分意外，问：“... 你怎么了？”

卓雄洲只是说：“我不想去雨天湖了...”

双扬说：“那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卓雄洲说：“我哪儿都不想去... 双扬，我想我们还是...”

双扬说：“如果你还是在为钱的事生气，那我再说一遍，我们中间发生的事完全全是误会，你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双久和疯子，但你总可以相信印刷厂的厂长吧？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 我想你卓雄洲也是一个有胸襟的人...”

卓雄洲说：“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为钱的事，而... 而是莫名其妙地有些失落...”

双扬明白了：“... 那你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好像有什么心事...”

卓雄洲说：“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双扬说：“那我们还是去渡假村吧，我们都需要轻松一下了...”

卓雄洲却坚决地说：“不，我不想去...”

双扬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原来答应得好妹的！”

卓雄洲没有说话，双扬只是看着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阵可怕的沉默在车厢内蔓延开去。

双扬终于支撑不住了，解掉安全带下了车。外面下着雨，可双扬感觉不到，她一个人在雨中往回走着，眼泪和雨水在脸上纵横。

卓雄洲看着双扬的背影，终于不忍心了，下车追了过去，拉住双扬要她上车，但双扬不肯。两个人在雨中争执不休，但最后双扬还是倔强地走了。

回到家里，双扬病了，恶劣的心情和重感冒一齐袭来，让她无法支撑，躺在床上起不来。双瑗照顾着双扬，端着一碗姜汤喂给双扬喝，说：“那么大的雨，你就不知道避一避吗？”双扬只是不说话。双瑗又说：“... 这段时间你为多尔的事，已经跑得心力交瘁，再这么一淋雨，不病才怪呢！”双扬难受不已：“崩溃，你以为我想管他的事？又不是我儿子...”

双瑗说：“你就是一张嘴巴硬... 他爸他妈都没本事管，我看他们就知道你一定会管。”

双扬无奈地说：“你也知道，多尔是我带大的，他又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你说我能不管吗？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图个嘴巴痛快，最后还不是什么烂事都管...”

双瑗问：“扬扬... 你真的要把祖屋卖掉啊？”说着不舍得地看了看天花板和四周。

双扬说：“总不能看着多尔判无期吧。”

双瑗只得叹气。

双扬却突然哭了起来。

双瑗惊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嘛？”双扬这才哽咽着说：“... 卓雄洲，他...”

双瑗赶紧问：“他怎么了？”

双扬摇摇头：“... 我也说不清，反正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出了问题...”

双瑗第一次看到双扬这样绝望和无助。看着双扬，她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已经不是曾经的双扬了。

这些日子，双瑗知道双扬对卓雄洲的感情有多么的深，也知道卓雄洲的态度对双扬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她不能看着姐姐如此伤心，找到了卓雄洲。

在天外天茶艺馆里，双瑗见到了卓雄洲。她劈头盖脸地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姐姐哪点对不起你？自从你出了事，她每天都是揪着心过日子，现在你没事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

卓雄洲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双瑗继续说：“... 提到钱的事，自然是伤感情。可是为了帮你，我姐姐也没有犹豫啊！没错，她是一个看重钱的人，那也不是她的错，钱本来就很重要。你在钱上出了问题，她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还有，你不仅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甚至

还没有离婚，可她还是倾其所有地帮助你，我想像不出世界上还会有人这样对你吗？”

听到这里，卓雄洲的眼圈红了。这让双瑗颇感意外，问：“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说出来，也不要这样折磨她呀...”

卓雄洲艰难地说：“... 我在外面奔波的这些日子，心里总想着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双扬，可这个人偏偏是... 你。”

双瑗愣住了，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卓雄洲痛苦地说：“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混蛋，可是我没有办法否认事实。”

双瑗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卓雄洲。这是多么意外的一件事，对于双瑗来说，它又是多么让她为难啊。等她稍微回过点神来，她宁肯相信卓雄洲对她的感情是一种被他自己误读的同情。但是卓雄洲很清楚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资格同情你，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只是一个通缉犯，但人也只有落到了那个境地，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双瑗说：“可是这些都过去了，现在一切正常，生活还是那样，何况扬扬也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应该回到她身边去。”

卓雄洲却很清楚他此时的感受：“我也知道我欠她的很多，而且双扬曾经那样地吸引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可是那个晚上我看了你的日记，在完全没有感情的支撑下，你帮助了你的前夫，并且不被人理解，你的内心有着许许多多的委屈，可你还是在付出，而且无私地帮助了我... 你叫我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忘记你呢？”

双瑗不可能接受这一切，她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对待扬扬，不公平！”

卓雄洲也很无奈，说：“可是我没办法欺骗自己。”

双扬怎么办？她还不知道在卓雄洲的心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她感到一切都变了，变得让她无力挽回。也许过去的美好不会重现，只能供她凭吊了。她一个人来到了雨天湖渡假村，那天艳阳高照，雨天湖风景秀美。她一个人办理了住房手续，在这里把渡假村的各个景点独自一人又走了一遍，无论是网球场、游泳池，还是射击以及跑马场，她都能够听见以前的笑声、水声和网球落地的声音。到了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双人床上，与卓雄洲的恩爱场面历历在目。但是，直觉告诉她，过去的真的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生活好像从来没有怜惜过双扬，它让这个女人经历了许多、承受了许多。双扬会骂生活，会嘲笑生活，但从来没有厌倦过生活。她平凡而忙碌地活着，一直被一种精神支撑着，仿佛是永远压不垮，吓不倒的。

但是，在这短短数十天里，她突然感觉到一种浸透她全身的疲倦，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感觉到生活原来根本不值得去争取和拼搏——因为一切都是枉然，都是徒劳。她究竟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她应该得到什么？她想得到什么？她能得到什么？

...

她在这安静的环境里不停地问自己，却发现只能问出更多的问题，无法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答案。

卓雄洲让她真正思考，卓雄洲让她真正迷惑，卓雄洲也让她真正绝望。

双扬曾经走过了别人根本无法前进的路，多大的事情她都能斗志昂扬地面对，但现在，她不再想去承担什么了，够了，真的够了。

双扬看着烟波浩淼的湖面，心突然之间淡得像这一池的湖水。

她好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二节 操不完的心

双久忙着卖书，而且他的书商事业蒸蒸日上，一忙起来，家里的事情也就顾不上了。再说来家一直有双扬操着心，双久又正和疯子恋爱着，还因为卓雄洲的事情，双久和双扬这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弟生疏了起来，所以连家里的老屋要卖出去双久也不知道。他挣了不少的钱，又和疯子筹划要结婚，所以正不亦乐乎地计划买房子。

他来到一家房产公司售楼部看房子的平面图，说：“我还是觉得这套比较满意，而且付款方式我也比较能接受。”售楼小姐说：“先生你还是很有眼力的，这种房型我们真的卖得很好，不是我夸口，你来过三次，你看已经卖出去多少套了...”说着指了指墙上的一览表。一览表上已售的方格内均贴着小红花，看上去已经完全红了。双久说：“我想叫我女朋友来看创再签协议...”售楼小姐劝道：“你不是说要给她一个惊喜吗？”双久想了想，说：“那倒也是，要不我们还是付定金，签协议吧。”售楼小姐拿出统一的合同书来，双久也拿出钱来，正要签合同，双久的手机响了，他这才知道双扬正在要签出卖老屋的合同，急忙赶了去。

在房地产交易市场的一间办公室里，双扬、范国强，几个律师和中介公司的人正在有条不紊地签合同。双扬的律师正给她讲解合同条款，门被陡然推开，双久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把双扬拉走了。

一直回到家，双久才丢给双扬一个破提兜。双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双久说：“这些钱拿去救多尔，总够了吧？”

双扬吃了一惊：“你哪来那么多钱？”

双久说：“反正不是打劫银行... 卖书卖的呗...”

双扬不相信：“能挣那么多钱？”

双久说：“是啊，当初借你的房产证用一下，你差点没杀我...”

双扬一听，神色黯然，内心百感交集。

双久歉疚地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祖屋给卖了啊，为这几间房子，你失去的够多了... 姐，对不起... 我当初不该偷你的房产证，搞到现在卓雄洲也不肯原谅

你... ”

双扬久久没有说话，好像是看着很远的地方。好半天，她才平静而又无奈地说：“这跟你没关系，是我跟他没有缘分。”眼中出现了那种只有绝望和疲惫到极处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淡然的神情。一贯粗心的双久也注意到了，他不能理解这样的神情，只是本能地在心里一惊，但却也没有再去想。

双扬不卖老屋了，这让范国强很是恼火。在他的办公室，范国强跟双扬发着火：“扬扬，你不能这么出尔反尔，卖房是你主动找的我，我费尽周折要签合同了，你却变了卦！你让我怎么跟台商交待？怎么说这也算是两岸关系吧，这么没有信誉也影响我们大陆的形象啊...”

双扬异常平静地说：“你也别扯那么远了...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把房子租给他还不行吗？”

范国强很恼火，说：“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不敢相信你了，你说什么时候签合同吧？”

双扬平淡如水地说：“文件一做好就签。”

范国强赶紧说：“一言为定啊。”

双扬看着范国强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说：“... 就这几间房子，看你比买主还着急...”

范国强赌咒发誓地说：“天地良心，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处？再高的房租也是交到你手上。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吧？”

生活让双扬永远有操不完心的事情。老屋和多尔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她却又在酒吧里无意地看到卓雄洲和双瑗在约会。起初她虽然很意外、心情也很复杂，也有些怀疑，但是仍宁愿相信双瑗是想为她说服卓雄洲。

但是很快她知道了，事情不是她希望的那个样子。

双瑗和卓雄洲完全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看他们。

卓雄洲充满感情地说：“在我逃亡的路上，很多时候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像惊弓之鸟一样，睡不了一个踏实觉，吃饭更是饥一顿饱一顿，而我要找的人或者远在天边，或者就在我身旁，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 我也想过去自首，可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的... 也就是在那些日日夜夜，我想起你对我的帮助，一顿热茶饭和你身上所有的钱，还有你送我走时的眼神，充满了关切和牵挂... 其实那个时候，你内心的创伤已经十分深重，没有人理解你，也没有人...”

双瑗听不下去了，说：“你别说了... 请你不要再说了...”站起来要走。卓雄洲却一把抓住双瑗的胳膊，说：“双瑗，不要欺骗自己，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你不是就想找一个理解和认同你的人吗？”

双瑗并不是对卓雄洲一点感觉都没有，她的理智和感情的斗争是这样的艰难，她流下了眼泪，说：“...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是你？”卓雄洲拿出纸巾递给她，就在双瑗接纸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站在她面前的双扬，她不知如何是好，慢慢站



了起来。双扬扬手就是一巴掌。

双瑗愣住了，卓雄洲也愣住了。

双扬万万没有想到生活会又一次地如此捉弄她，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家里的人操劳着、付出着，而让她伤心难过给她打击最大的却总是她最爱的家人。她又不甘心起来。她怎么能够忍受生活对她如此残忍的捉弄呢？她还要挣扎，也许是最后的挣扎。她的眼睛中又出现了双扬特有的那种坚韧和好强。

双瑗不是不知道双扬的感受，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她从来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但她又总做着最伤害双扬的事情。她好像总是有罪，可她又总是无辜。

双久也知道双扬有多难，但他帮不了她。他找了双瑗。

在电视台附近的咖啡厅里，双久为难地说：“.....二姐，本来你和大姐的事是轮不上我插嘴的.....可是.....”

双瑗微低着头一言不发。

双久只得接着说：“二姐.....你就把卓雄洲还给大姐吧！有时候我看着大姐发呆，抽烟又抽得凶，心里真不是滋味.....咱们从小就没有妈，这么多年，是大姐又当爹又当妈，把我们带大，也只有我们知道，她有多不容易，当年她卖臭干子，现在她卖鸭脖子，苦撑着这个家，还不是怕我们吃苦受委屈？现在我们总算都熬出来了，大姐又为多尔的事奔波，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你想想，大姐她图到个啥？你如果把卓雄洲抢走了，那她还剩什么呢？”

双瑗无话可说，默 流泪。

双久又说：“.....大姐这个人是好强、精明、能干，也做过一些自私自利的事，可是在对待我们俩的问题上，还有大哥，她是没有缺点的，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不图回报.....别人可以恨她、骂她、不理她，可是她对我们，应该是无话可说吧.....”

听到这里，双瑗突然起身离去。望着她的背影，双久大喊：“二姐，我求求你，把那个家伙还给大姐！！”往门口走的双瑗没有回头，但是泪流满面。

双瑗该怎么办？她多么希望有人能够告诉她呀。她是个简单的女人，无力对付这么复杂的生活，可是生活总是不由分说地把如此的纷繁复杂强加给人。她来到江堤上，在江上灯火之中，在岸边情侣之间，一个人漫步。

很晚了，她才疲惫地回到家，却意外地发现双扬在她的房间等候多时了。双扬一个劲不停地抽烟，烟缸里全是烟头。姐妹俩相对而坐，谈话很艰难。

双扬的声音有些沙哑：“.....直到现在，我也坚信，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我...如果他想移情别恋，他可以找个年轻漂亮的，但他知道这么做伤不了我的心.....所以他要对你好，这样才能真正伤害我.....可是这也恰恰说明了他还爱我，否则他不会这么恨我，也不会这样折磨我.....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怎么想我都不能放弃他，因为他是我最爱的男人.....”

双瑗真诚地说：“姐，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懂得不是自己的就不能强求的道理.....从一开始，我对他就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在

感情的路上也是历尽周折，也需要男人的关心和爱护，卓雄洲的条件那么好，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女人都会动心.....可是我知道他属于你，你们之间有过很深的感情，而且你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就算我的内心很寂寞，情感世界更是一片沙漠，我也不会夺走姐姐的心头之爱.....”

双扬看着双瑗，眼神很空洞，说：“双瑗，是我误会你了.....这些年来，我总是把气撒在你身上，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血脉相连，可以为对方去死，可又在不知不觉中彼此伤害呢？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双瑗说：“姐，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从小到大，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伤害姐姐，我总是觉得无论我做什么，都报答不了姐姐对我的好，对我无私的爱.....要怪只能怪我不争气，混来混去混成现在这样，不但不能接过你肩上一半的担子，反而无休止让你操心 and 难过.....”

说着说着，姐妹两人在了一起，都哭了起来。

女人在有了一个自己真心爱着的男人以后，就会变得很奇怪，好像原来在乎的一切都不在乎了，除了自己心爱的男人之外，什么都不值得计较了。双扬就是这样，如果卓雄洲真的不会再次回到她身边，那么生活中实在就没有什么再值得她追求的东西了。老屋曾经在她的心目中是如此地重要，可如今，它被租出去了，范国强带着装修队进驻到里面，要掘地三尺地把来崇德虚构的文物挖出来，挖来挖去却什么也没有挖到。要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双扬根本不在乎。她只是一如既往地在卖鸭脖子，似乎生活的表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旦这里的民间乐队奏起了《打靶归来》，她就会回忆起关于卓雄洲的点档滴滴，不禁会热泪盈眶。

卓雄洲的心已经变了。女人变了心或许还能因为感动而又变回来，然而男人不一样。从前的卓雄洲心里只有双扬，双扬就占据着他情感的整个空间；而现在他只想着双瑗，双扬就已经不再是他情感的对象了，尽管他也会因为歉疚而想起双扬来。

卓雄洲照样做着他城建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处理着公务，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上来。他今天的精神很好，因为双瑗主动来电话约他下班之后到香格里拉饭店见面。

晚上的时候，西装革履的卓雄洲来到饭店的餐厅，到了预定的地方，看到的不是双瑗，而是一身盛装的双扬在他们曾经坐过的餐桌前站起来，迎接着他，目光如水。卓雄洲很是惊讶。

他们保持着冷静，假装轻松地吃饭，然而问题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双扬犹豫着说：“.....我们再也不能重新开始了吗？”问出这句话后，她感到了害怕。其实她这次找到卓雄洲，与其说是要争取他回来，不如说是想让自己真正绝望，结束这段不生不死的感情。她不能再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边缘上走下去了。

卓雄洲很理性地说：“双扬，你不要这么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双扬难受：“那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卓雄洲说：“双扬，你也千万不要去记恨双瑗，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一点责任，都是我不好.....要怨你就怨我吧，是我辜负了你的一片心...”

双扬激动起来：“你不要做出一付大情圣的样子好不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算什么？我们俩共同付出的情感算什么？你说，你说啊！”

卓雄洲也不好受，说：“我无话可说... 对不起，双扬...”

双扬的眼泪夺眶而出，一遍遍地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

这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但卓雄洲没有办法回答，谁也没有办法回答。

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但他们三个人都在受着煎熬，不知道这到底是不幸还是他们该受的惩罚。卓雄洲和双扬在饭店里难受着，双瑗正一个人在电影院里孤寂地看电影。她周围的人都是情侣相依相偎。

双瑗始终带着一种无关痛痒的冷漠。

从电影院里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她感觉到了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她不知道该上哪里去，只好一个人在人行道上毫无目标地走着。街上成双成对的人们，让她更加冷清。她失魂落魄着，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结局

多尔的案子判下来了。那是多尔一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而它到底会对多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谁也说不清。

法院审判厅里，座无虚席。多尔站在被告席上，脸上沧桑的神情已经不再像个孩子了。双元、小金分别坐在不同的地方，双扬、双久、疯子、来崇德和范沪芳都来了。双瑗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站在另一侧。

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人们的心都悬了起来：“... 根据以上犯罪事实，现在宣判如下，全体起立。来金多尔犯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双元、双扬等人一听，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多尔面无表情。法警正准备把他带走时，小金嘶心裂肺地叫了一声：“多尔——是妈妈对不起你呀！”嚎啕大哭着，冲过去，想抓多尔的手想摸多尔的脸，但被法警拦住了。然而，小金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儿子，哭道：“多尔，都怪妈不好！是妈不好！妈给你去顶罪！”

一定要给你去顶罪... 多尔，你是一个好孩子，妈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 “但多尔没有表情，任母亲摆布，并没有多看小金一眼，跟着法警走了。双扬望着多尔的背影，也伤心欲绝。双元的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来崇德更是老泪纵横。

范国强没能从来家老屋里挖出他想要的东西，但他雇的装修队的工人在砸墙改变房屋结构时，从墙壁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上面还有一把生锈的锁。工人们叫来包工头，说：“范处长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吧？”包工头看了看说：“估计就是这个...” 工人们议论开来：“咱们打开看看吧？”“肯定是值钱的东西，要不然范处长不会这么紧张，还和他老婆轮流值班看着我们...” “说不

定是无价之宝，不如卖了钱咱们大伙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要遭雷劈的，这种事可不能干...”“什么劈不劈的，反正劈也是死，穷也是死，穷死还不如劈死呢！”

但是包工头还是打电话告诉了范国强这一发现。范国强正在文化局会议室里开会，一听这个消息激动地站了起来：“什么？是真的吗？”这才发现大伙都看着他，赶紧坐下了，如坐针毡地等着会议开完。

晚上，范国强在卧室里和老婆一起关着门撬铁皮箱。范妻说：“真不敢相信，那些工人还会把东西交给你...”范国强满怀希望：“他们拿到文物有什么用？如果是现金，早就分了！”范妻也憧憬着：“等咱们有了钱，孩子就能出国读书了...”

...“

范国强说：“只要有了钱，想干什么不行？我看咱们先买辆车，切诺基也行啊，双休日的时候可以出去兜风。”

范妻计划着：“那样太奢侈了，我看还是给孩子搞一个教育基金。”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撬，老半天才把铁皮箱撬开。箱子里面的东西令两人大失所望：仅仅是范沪芳当年的演出海报以及剧照和有她签名的照片。这些东西都已经陈旧发黄了。

范妻失望不已，说：“这大概是德叔暗恋你妈的时候留下的... 当时家里人多眼杂，他就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

范国强泄气地说：“德叔可真把我们给害死了...”

范妻没劲地说：“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扔了吧。”

范国强想了想，也没办法，调整心态说：“别扔，我妈是个怀旧的人，今年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没准她多激动呢。”

范妻有些嘲弄地说：“嗯，也算是物尽其用。”

双瑗的状态一直不好，让她无法承受的感情纠葛弄得她筋疲力尽，工作的时候她也不能集中精力。她究竟该怎么办啊？

电视台社教部主任把双瑗叫到办公室来，说：“双瑗啊，最近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多尔杀人的内幕新闻也是我们做了独家报道... 不光是我，台里对你的工作也很满意。”

双瑗低调且无奈地说：“这是我们从业人员应该做的...”

主任说：“我听说你最近一直住在台里？”

双瑗支吾：“... 主要是老加班...”

主任说：“有这么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最近台里要在北京设立一个记者站，主要是能够更快更好地拿到第一手的新闻选题。台里觉得你比较敬业，负责，而且对

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比较敏感，如果你放在那边，我们会很放心... 加上，你的房子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报上去了，但也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这样缓冲一下，也算是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那边的记者站给你一间单人宿舍。”

双瑗还是打不起精神：“台里已经决定了，还是征求我的意见？”

主任说：“当然是征求你的意见，你还是考虑乔乔吧，不要着急答复我。”

双瑗无神地说：“让我想一想再决定吧...”

主任说：“好了，你去工作吧。”双瑗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主任突然问：“是不是在本地找了男朋友？”双瑗愣了一下，赶紧说：“没有没有，没有的事...”

...“

卓雄洲在那天晚上又在电视台附近的咖啡厅里见到了双瑗。

卓雄洲第一次跟双瑗发火：“... 我又不是东西，拜托你不要把我让来让去好不好？我是一个人，我有自己的情感，也有自己的选择！过去，我是爱过双扬，但是并不等于我跟她就一定会有什么结果，而且感情也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我重新做出选择，不是要侮辱她，报复她，我只是觉得我跟她不合适... 而且我也找到了我想找到的人，这纯粹是感情问题，不牵扯道德是非，更不需要掺杂高风亮节，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

双瑗低着头不说话。卓雄洲问：“双瑗，我现在想问你的是，你是不是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双瑗抬起头来看卓雄洲，反问：“...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卓雄洲说：“当然很重要，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

双瑗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算我们能够在一起，或者过得很幸福...

可是我们想起每天都在煎熬中生活的双扬，我们还会那么幸福吗？毕竟你们真心实意的，轰轰烈烈的相爱过...”

卓雄洲说不出话来。

吉庆街的老屋租出去之后，双扬和双久以及疯子新租了一套房子，几个人仍然住在一起。双扬依旧卖着鸭脖子，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如今的她显得是那么落寞和冷淡。吉庆街的双扬变了，真的变了。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却又不能说得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双久和疯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疯子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也是双久在商业上的成功。两人都忙忙碌碌，却又默契地相互照顾。

早上的时候，疯子在厨房里煎鸡蛋，又把鸡蛋和切好的面包拿出来放在外屋的餐桌上。双久刚睡醒，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伸着懒腰，说：“... 是你把闹钟塞到我被窝里的吧？”疯子说着：“谁叫你天天睡懒觉的”，从冰箱里拿出牛奶来。

双久说：“又没有导演等着我改剧本，我那么早起来干什么？”

疯子说：“你又开始了... 我告诉你，少废话，赶紧吃饭，你不是说今天去出版社谈合作的事吗？”

双久这才想起来，说：“哎呀，对了，我还忘了呢...”说着由慵懒而突然变得动作迅速，冲到洗手间刷牙。

两个人一起吃早饭时，双久说：“今天晚上的群星演唱会你还记得吗？”疯子说：“当然记得，有我喜欢的刘欢...”双久说：“这票还是我高价搞来的呢，晚上七点我在体育馆门口等你。”疯子说：“昨天晚上你已经说过三遍了。”

双久笑：“谁知道你这几天改本子，会不会被那个导演缠住？”

疯子说：“你不要那么神经过敏好不好？人家年轻女演员不比我长得漂亮！”

双久故作认真地说：“说不定他就喜欢你这个味道的呢？”

疯子又较真儿了：“来双久，你觉得为这种空穴来风斗嘴有意思吗？”白了双久一眼，吃完面包，走进自己的房间收拾好了书包，背着包就要出门。双久又叮嘱道：“别忘了七点钟啊！体育馆门口！”疯子说了句“你烦不烦啊”，出了门。

可是晚上的时候，双久在体育观门前等着疯子，但却不见她的人影。人们潮水般地入场，分外热闹，双久左等右等，焦急万分。演唱会已经开始了，双久能听得见里面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歌星隐约的歌声。体育馆门口几乎都没有人了，双久绝望了，觉得疯子不会来了。

双久几乎不再等了，只是站在门前生着气。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很是沮丧，只好准备走了。只听疯子老远地大叫着“双久”，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还喘着气。双久火了：“你还来干什么？完都快完了！！”说完扭头就走。疯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听我说嘛。”

双久转过头来，说：“你说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给不给你出书，反正你是要红的，而我是个没有品位的小书商，甚至屁也不是！我干嘛还要缠着你，是我莫名其妙不知天高地厚！疯子，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总可以了吧？”

疯子急了，说：“你听不听我说嘛？”

双久的火气很大，说：“不听！”扭头就走了。疯子追上去拉住双久，说：“你听我说完咱们再分手行不行？”双久也不看疯子，恶声恶气地说：“你说吧。”

疯子解释道：“... 我都已经坐上了郊线车，突然想起我的包在忙乱中拉在剧组了，又下车回去找...”

双久打断说：“这个故事很奇特吗？反正你明天还要去剧组，这是很紧要的事吗？这就是你迟到的理由吗？”

疯子说：“我怕这个包丢了，因为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双久没好气地说：“什么破包值得你...”但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声音嘎然而止，因为他发现疯子背的正是当初他送给她的那个绿色的帆布面、黄色皮边的包，只是用得有些旧了。他看着疯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疯子看着双久也什么都没有说。

突然之间，双久把疯子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深情地吻着她。

九妹离开张所长家快半年了。九妹在的时候，张所长看不起她，甚至瞧着她不顺眼，没少让她受气，可九妹这一走，张所长才知道没有了九妹，整个家有多么不对劲，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是多操了不少的心。他也开始怀念起九妹在的日子了，希望能够找到九妹劝她回家来。

张所长把双扬请到新久久饭店的雅座里吃饭。双扬知道张所长这人不是有求于人绝对不肯这样做，于是直说道：“张所长，我要能帮你办什么事，那是我的造化，你的饭我怎么敢吃啊？”张所长还是客套着：“看你说的，扬扬，你不是瞧不起我吧？”双扬说：“我哪儿敢啊...”张所长说：“那就别客气了，我这也是不成敬意。”

等菜上齐后，双扬看着张所长说：“张所长，半年不见，你怎么...”张所长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说：“老得都不像话了吧？”双扬说：“那倒也不至于，但也真是不如原先精神了。”

张所长总算开口说正事了：“扬扬啊，有一件事，我是不得不求你了...”

双扬说：“您这么说我怎么担当得起啊？什么事啊？”

张所长几乎是在哀求，说：“你老实跟我说，九妹她到底去了哪儿，你一定得告诉我。”

双扬说：“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张所长说：“你别担心，我也不会把她怎么着... 我只是想亲自去把她给接回来。”

双扬认真地说：“我要是真的知道，我干嘛不告诉你...”

张所长不相信：“她不是你的干妹子吗？结婚的时候你又送了她那么多陪嫁...

...她就是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安顿下来以后，不可能不给你捎信...”

双扬叹口气说：“现在的年轻人，谁会领你的情啊？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就为了张驰娶她的事，她还恨上我了... 无怪人家都说，不做媒人三代好...”

张所长说：“我倒是到处求人打听，有人说她回家乡跟人合开了一家裁缝店，还有人说她去了海南，搞了一个‘湖北佬餐厅’，生意挺火红的... 不过有些传闻就太离谱了，说她在深圳当了三陪...”

双扬说：“我还真没听到什么，当初你跟我说她留了张纸条就走了，我还以为她是跟张驰闹了点小别扭...”

张所长后悔地说：“他们俩倒挺好，现在张驰跟我别扭大了... 好像是我把他媳妇拐跑了似的，而且孩子又小，我都快愁死了...”

张所长又能去埋怨谁呢？九妹是不会回来的了，他如果真要愁死了那也只好愁死。这就是生活，种下的果子是酸是甜都得自己把它给吃了。

双扬从张所长那儿回来，看到双瑗正坐在楼梯口等着双扬，十分意外。双扬开了门进屋，淡档地对双瑗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总住办公室也不是个事。

是特意来找我的吗？”双瑗神情有些异常，说：“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想来看看你...” “双扬没有留意双瑗的表情，打断她说：“我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那样...”

...“她说着甩掉高跟鞋，还是不冷不热地说：“想喝什么自己在冰箱拿。”自己到处找烟，又把烟点着。双瑗没有动，静静地看着双扬，说：“... 一时半会儿戒不掉，也要少抽一点...” “双扬疲惫地说：“嗨，过一天算一天吧。”这话一出口，两人似乎都有点尴尬，突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好一阵双瑗才打破沉默：“姐，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

双扬没有什么触动：“你又要到哪儿去？”

双瑗说：“台里在北京开辟了一个记者站，决定派我到那边去工作，听说那边的条件还挺不错的，福利方面也有很多优惠...”

双扬沉吟了一阵，说：“... 你真的决定去吗？”

双瑗凄然一笑，说：“当然... 我是明天下午的飞机。”

双扬望着双瑗，眼中慢慢有了泪水。她慢慢地走过去，搂住双瑗说：“双瑗，我明白你的一片苦心... 我明白...”

双瑗忍住泪水说：“姐，你要耐心一点... 你要少抽一点烟...”

双扬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像是在自言自语：“也许该离开的人是我... 离开你们，离开生活...”

双瑗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不会因为谁的离开有任何改变。

马路依旧穿梭交织，人流依旧来来往往，似乎永远看不出什么变化。人在社会里就是这样微不足道，但好在或许我们对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来说还是举足轻重的，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渺小感而绝望。

双瑗的离开对于卓雄洲来说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双瑗没有告诉卓雄洲这件事情，她要悄悄地离去。卓雄洲往双瑗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好不容易，她的一位同事告诉卓雄洲双瑗不是出差，而是调到北京记者站去了，坐下午三点的飞机走。

卓雄洲看时间已经快赶不及了，飞奔出办公室，像疯了一般地开着他的奥迪车向机场驶去。但是又不巧碰上塞车，卓雄洲坐在驾驶室里心如倒海翻江，急得忍不



住骂粗口。费了好半天劲，车流才畅通起来。卓雄洲赶到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双瑗要乘的航班登机的时候。

双瑗排队拿到了登机牌，脸上异常宁静。

卓雄洲飞跑进了候机厅，撞到了好几个旅客，也来不及道歉，只是四处环顾，却没有看到双瑗。

双瑗已经上了飞机，飞机滑出跑道，越飞越远。

卓雄洲找不到双瑗，一看时间已经过了三点。他知道他在这里找不到她了。他坐在机场候机厅里，看着无数的陌生面孔。他低下头又抬起来，希望着哪一次抬起头来，奇迹可以发生，或许双瑗没有走，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双瑗真的走了。

离了婚的小金要独自面对生活了。她又来到了工人文化宫里的“姐妹姐妹站起来”协会，想找一份工作。工作人员问她：“家政服务的工作你愿意做吗？”心灰意冷的小金已无往日的嚣张，说：“愿意，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

工作人员看着小金觉得眼熟，说：“你好像到我们这儿来过...”

小金说：“对，去了面食一条街卖馒头。”

工作人员问：“现在怎么不卖了？”

小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集资的事，大伙都跟我翻脸了，我也没法去了...”

工作人员说：“以后千万别相信那些骗人的把戏。”说着把她介绍到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问小金：“你会带孩子吗？”小金说：“当然会...”家政公司工作人员说：“有个老太太想找个能干的人带孩子，都换了8个保姆了...你看，她又来了...”小金循声望去，只见张所长的老婆走了过来。小金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小金。张所长的老婆和小金聊了聊，同意她到家里做保姆。

小金跟着张所长的老婆来到张家。家里有一个女孩正在看着张驰的儿子。张所长老婆说：“这是我饭店的服务员，年纪太小的人还是不放心的...你来了就好了...”

...“说着抱起孙子，交到小金手上，问：“你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小金抱着孩子，想到了多尔，鼻子发酸，说：“该上六年级了...”“张所长的老婆随口问着：“都挺好的吧？”小金支吾着：“...挺好的...”“说着到了客厅里的全家福，吃惊地说：“这不是张所长和九妹吗？”张所长的老婆也奇怪了：“你认识他们？”小金说：“当然认识了...”“张所长老婆说：“这就是九妹的孩子...”“

小金感叹道：“世界可真小啊。”

来家的祖屋经过一番改造和装修，已经焕然一新，变成了一家木艺精品店。大门修得古色古香，上面挂着一块木匾，上面有行草体的四个大字：雅香木艺。

这天正值木艺店开张，门口立着一个木牌，上面贴的红纸上写着：开张致喜，八折优惠。古筝奏响的乐曲之中，有一个好听的女声解说着：“‘心境观乎眼境，欲活泼其心，先活泼其眼。’这是明末清初的学者李渔对于家具摆设的心得。将传统的古典家具融合点缀在现代空间中，不仅是潮流所趋，更能彰显主人的非凡品位...”店里的木艺品很是精美，榆木的冰裂嵌花窗，鸡翅木的弯脚有束腰独围板罗汉床... 吸引了很多顾客来光顾。

范国强陪着双扬在店里看家具，说：“扬扬，你这祖屋，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吧？”双扬看了看，说：“还真得感谢你，我爸来看过吗？”范国强说：“德叔和我妈都来过了，德叔还特别感慨呢...”

而这个时候，在店里的另一边，卓雄洲正陪着朋友在挑家具。朋友的老婆说：“老卓，你眼光好，你给参谋参谋...”卓雄洲说着：“我看这儿的東西都挺不错的。”帮着看一张酸枝的明式方桌。

就这样，双扬和卓雄洲不期而遇了。两人都看着对方。卓雄洲愣了半天才说：“... 祖屋历尽周折，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双扬有些嘲弄有些无奈地说：“我没有拿它给你抵债的事，你还要记多久？”

卓雄洲只是说：“我已经忘记了... 扬扬，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双扬一听，心里透凉，她的冷静掩盖不住凄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是情人，就一定是敌人，因为我们爱得深，也就恨得深，所以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

卓雄洲说不出话来。

几年了，每个人都经历了那么多，改变了那么多。世事无常，但天地轮回依旧——中秋又快来到了。

这个中秋双瑗注定只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了。到北京后的双瑗忙碌着，工作让她自信让她暂时忘却烦恼，甚至让她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举止，但是她内心的东西却无法抚平和抹去。她也会想家，会想双扬双久，会想卓雄洲，但是她不想回去，她知道有的东西不管逃不逃得掉，但自己必须逃避。

夜里，双瑗回到自己的宿舍，接到了双扬的电话：“双瑗，我是扬扬...”双瑗心里一暖，说：“哦，扬扬啊... 我还行，反正瞎忙呗，家里没什么事吧...”

双扬说：“事倒没什么事，问题是你八月十五还是回来过吧。”

双瑗的脸色微微变了：“我不想回去了，来了也没有多长时间，而且我们人手不够，工作特别多...”

双扬很失望地说：“那你就再也不回来了？”

双瑗说：“我想春节再回去... 姐，有什么事吗？”

双扬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却欲言又止：“... 没，也没什么，你可要注意点身体啊...”

来崇德盼着中秋节赶紧到，希望又一次享受到子孙满堂的热闹和快乐。中秋这一天，他又早早地和范沪芳挎着篮子在农贸市场里买东西。两人来到买鱼的地方。

范沪芳问了价钱，咋舌说：“武昌鱼又贵了嘛。”鱼档师傅说：“中秋节都是这个价，进货就贵。”范沪芳犹豫着。鱼档师傅嘴挺巧，说：“合家团圆，年年有余，你干嘛那么想不通呢？”范沪芳正要买，来崇德赶来找她，说：“先不买，先不买...”又对鱼档师傅说：“对不起啊...”范沪芳奇怪了：“今天你过生日，孩子们又回来吃饭，不买东西，晚上吃什么？”

来崇德把范沪芳拉到一边，说：“你听我说嘛，刚才扬扬打我的传呼，叫我们晚上去她的饭店吃饭，还让你通知国强一家呢...”范沪芳说：“这样啊...”来崇德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不是浪费吗？”说着打量老伴，“... 我看你还是买件衣裳去吧，出门还是得体面一点...”范沪芳反问道：“我平时很不体面吗？”来崇德说：“反正我没有能出街吃酒席的衣裳...”

两人高高兴兴地挑衣服去了。

中秋的吉庆街总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常，花灯盏盏，笑语欢声。许多人都来到这里来吃团圆饭。整条街都充满了温馨。

在老久久饭店的包房雅座里，来崇德和范沪芳都穿着新衣服坐在餐桌前，他们的儿女双元、双扬、双久、疯子，还有范国强一家三口围了一大桌。

来崇德看时候不早了，双媛还没有到，问：“双媛怎么没来？”

双扬说：“她调到北京记者站去了，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说回不来了...”

来崇德有点伤感，又看了看双元，说：“双元也成了光杆司令...”

双元脸色本来就不好，听了这话，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双扬赶紧截住来崇德的话，说：“爸，你说这个干什么？大伙儿好不容易在一块吃顿饭...”

来崇德还是不太高兴，说：“就是一年才吃这一顿饭，人都没齐过...”范沪芳忙叫来崇德别说了。

双久说：“月亮还有不圆的时候呢...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疯子一嘴接了过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阳缺...”

双久说：“对抖抖，就这意思... 反正人再不齐，我们也要团圆啊！”

范国强也来解围，说：“就是就是，咱们把酒杯举起来吧... 为了德叔年年有今天，也为了全家团圆，干杯！”

众人的酒杯撞到一块，席间方才有了点节日的气氛。在大家喝酒、吃菜、聊天的时候，双扬用心地看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那样专注，仿佛是一去不复返的人在临别时的心情和表情。

吃到一半的时候，范国强的孩子主动要表演舞蹈，于是一大家子人逗着孩子，

看着她跳舞，又是笑又是鼓掌欢迎。来崇德和范沪芳都很高兴。双扬看着却有些难受，小声对双元说：“呆会儿我们去看看多尔吧...”

双元叹了口气。

双扬又嘱咐说：“把他的课本都给他带上。”

双元说：“我知道，都在车上呢...”

双扬说：“我还给他买了好多新书，这孩子从小像双瑗，爱看书...”

双元伤感不已：“一想起多尔，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正说着，范国强的孩子跑过来，调皮而稚气地问：“你们为什么不鼓掌？”

双元和双扬只好强颜欢笑地拍手，说：“好汉汉，鼓掌，鼓掌...”。

多尔的中秋是在少管所的小礼堂里过的。礼堂里布置得很有节日气氛，少年犯们在看自编自演的节目。多尔正坐在台下看节目，管教走过来，把他叫了出去。

在少管所犯人会见室里，多尔见到了他的母亲小金。这里的冰冷氛围完全没有一点节日的温馨，似乎与世隔绝了。小金给多尔带来了月饼和水果，多尔没有高兴，只是微低着头不作声。小金哭着说：“... 多尔，谢谢你在中秋节，肯跟妈妈见一面... 是妈妈害了你，所以妈妈要赎罪... 妈妈现在在给人当保姆，带的是一个外来妹的孩子...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可是现在，妈妈什么都愿意做...”

多尔还是什么都不说。小金难过不已：“多尔，你说句话好吗？你跟妈妈说句话... 你骂妈妈也行... 实在不想说，你叫一声妈妈，妈妈心里也好受一点...”

多尔仍不说话，但是眼泪滴落下来。

这时候，双扬和双元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透过窗户看见里面母子相见的情形，心里都不好受。他们看着小金和多尔的情绪，没有忍心进去，只是把带来的东西交给了管后就默默离去。

双扬回到家里，觉得一切空得那么澄澈。原来那个俗世中忙碌着、拼打着、争斗着也挣扎着的双扬看着自己，觉得是那样的陌生，这样一个双扬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双扬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双扬也会累，也会灰心，也会逃避，心也会死。

双扬一个人在灯下写信，神情是从未有过的平静。

“双竟，疯子：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正式告别尘世，离家出走。

请不要找我，也不要担心我身在何处，这些其实并不重要。

“选择这一天离家出走，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而且在今天平静地离开，也说明我远离尘世的决心。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女人，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 然而我到今天才明白，我实在是太普通了。我爱钱，但是也爱我的亲人，为了

你们，我愿意一掷千金；我急功近利，但也不计后果地帮助过别人，无怨无悔；我憎恨男人，对他们不抱任何幻想，但也希望得到最真挚的爱情... 当这一切像水一样在我身边匆匆流过，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我不纠缠在其中，便不会有那么深重的烦恼.....

“我已经心力交瘁，希望在平静中度过此生.....”

双扬要走了，可是唯一放不下的还是卓雄洲。临走的时候，她来到了卓雄洲家的门口。卓雄洲不在。双扬把两盒鸭脖子放在门口的地上，黯然离去。

在张所长的家里，这顿团圆饭也不好吃。张驰到海南找九妹去了，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他说今天回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张所长抱着孙子坐在餐桌前，老伴还在忙乎着。张所长说：“人都还没回来，你瞎忙什么？”老伴说：“昨天不是有电话吗？说今晚一定赶回来.....”张所长逗着孙子：“.....这孩子真是命苦，从小他妈就不要他了.....”老伴不高兴，说：“大过节的，你说这些干什么？”

张驰回来了。张所长和老伴迎上去，接下他手中的行李。张所长迫不及待地问：“找到九妹没有？”老伴埋怨地说：“你倒是让孩子喘口气儿再说.....”

张驰说：“没有.....”

张所长失望地说：“你是按照人家给的地址去找的吗？”

张驰说：“是啊，那一片我全找了.....根本没有什么餐厅，是一家医院整整齐齐的围墙，我就跟人打听，这里有没有过餐厅.....”

张所长说：“人家怎么说？不可能没餐厅没人，给我地址的人说，都看见她了.....人家说，没错，就是九妹.....”

老伴在一旁说：“你不能让孩子坐下再说吗？”

张所长火了：“不能！你一边呆着去！”

张驰说：“爸，你也别发火，今天是中秋节.....”

张所长说：“就因为中秋节，锣齐鼓不齐的我才窝囊！”

张驰说：“人家说，原来那儿是有几个小吃店，后来清理市容，才知道是违章建筑，全给强行拆除了.....”

张所长和老伴都很失望。老伴难过地说：“这孩子混得不好，为什么就不回来呢？”

中秋夜，双瑗还在宿舍的电脑前工作着。同事们打电话催双瑗赶到全聚德去和大伙一起聚餐，准备着狂吃一通。双瑗答应着：“我这儿马上就好了.....这节目明天台里不是要播吗？好几段解说词要改.....不过也差不多了，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到.....”同事说：“.....站长说，开个车回去接你。”双瑗说：“不用不用，我马上就到.....”挂上电话后继续工作着。

等到做完手里的活，双瑗关上了电脑，来到阳台上，看见明月又大又圆，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和洪涛过去的生活，她和双扬的恩怨，以及她和卓雄洲的奇遇……这一切令她百感交集。

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双瑗以为是同事来接她的，拿起手提包，还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说道：“来了！来了……”但当打开门时，她愣住了：卓雄洲站在她的面前。双瑗太意外了，她好像完全傻了似的看着卓雄洲。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默契。

阳台上，一轮明月照着他们，那么温柔，那么朦胧，那么诗意，其间又有那么多说不清的一丝丝一缕缕的什么东西，若有若无地缠绕着两人。

而同一轮明月也照着深山中的一座无名的古寺。古树参天，青灯黄卷，颂经的声音带着超越红尘俗世的单调，冷漠而固定不变地在空中蔓延。

青石的地板上是一地的青丝。

双扬透过青灯的摇曳，无悲无喜地看着那尘世的月色。

不知那个灯火辉煌的吉庆街此刻会是什么景象？会不会有熟悉的客人发现，从此那里少了一个风姿不凡的女人，优雅地站在街头卖着她的久久鸭颈……

（全文完）